



官版

七書講義

孫子六至十一

二

13
3033
2



門口 13
號 3033
卷 2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六



軍爭

以軍以利用故必有所爭然爭而不利反為已害故其爭實難

此孫子所以有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軍

爭

君命將以兵將視利而動合軍聚眾蓋聚眾人而合以為軍也

和者軍門也司馬仲冬大閱之法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則和

者軍門也軍門而謂之和者以其和而後可以就大事也在傳

軍則曰師克在和吳子則曰先和而造大事舍者師之所宿也傳

曰凡師一宿為舍師止於此必見利而後爭故難杜佑曰兩軍

對爭交門而止相去迫促動則生變此軍爭之所以難也趙奢



去邯鄲三十里留二十八日不行及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非
爭之難乎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塗而誘之以利後人發
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此又申言軍爭之所以難者以其易迂爲直易患爲利也直則
利迂則患今而易之所以爲難曹公曰示以遠近其道里也鄧
艾入蜀由陰平而進行七百里亦迂矣而能徑至劔閣非以迂
爲直乎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艾以氊自裹推轂而下亦患
矣而卒平劉禪非以患爲利乎惟易迂以直故迂其塗而誘之
以利迂曲也曲其途而亦之遠則彼必自以爲利矣而不知誘
之之術在是也吾既知遠近之計故雖後人發可以先人至謂
之計者以其能度遠近而爲之計也鄧艾入蜀姜維猶在關口

非先人至乎乃若馬援征蠻不從充道由壺頭而進敵人得以
乘高擲下則不知此爾

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善者以利不善者以危杜佑釋曰得之則利失之則危
然不明軍爭與衆爭如何謂之軍爭者必分軍而爭也分軍而
爭則必擇揀而用易於進取故利若夫衆軍而爭則其人多其
行遲有至不至故危張昭兵法釋此曰軍爭以捷速爲利當須
選擇而行如舉軍衆而行則遲留不疾危道也軍爭惟若是其
難故舉軍而爭則不及不及者以其人衆之多而難畢至也曹
公曰遲不及也委軍而爭則輕者可行重者不至故捐棄其輜
重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

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此言軍爭之際道里有遠近則勢必有勞佚百里則極遠其爲害大五十里次之三十里則近故爭利百里則三軍皆敗故三將軍爲人所擒蓋以勁壯者先至而疲倦者居後十得一至所以皆敗也爭利於五十里則其害次之故特上將軍蹶挫以其軍尚可半至也至於三十里則三分而二至故無所傷茲其爲害各以其道之遠近而異則軍爭誠難也孫臏料龐涓亦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爭利者軍半至遂伏弩馬陵以勝之然有卷甲行趨一日一夜至闕與者有倍道兼行八日至其城下者又不此之拘此變而用之出人意表者也不可以

爲法爭利之際惟不能皆至則其爲輜重糧食委積也不能皆全故孫子繼之以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輜重者器用之屬也委積者末芻之屬也糧食者米糧也亡則失其所資故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不得敵情者不能結交不知其情則彼此不通故不得豫與之交顏利冠武德間太宗遣使突厥而顏利引兵而退此不知其謀者也安能與之豫交乃若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而公子翬帥師會之鄭子請師于齊而齊以衛師助之是知之則可以豫交也山林險阻沮澤此云者有利有害故知其形則可以行軍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

下爲阻水草漸茹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兵法曰無當天龜無當龍頭又曰歷沛歷圯兼舍環龜不知地形則必不知利害所在則不能行軍秦師襲鄭晉人敗之於穀此不知地形也乃若韓信見陳餘不守井陘而後進宋武見慕容不守大岷而後喜是能知地形也故能行軍鄉導者用彼之鄉人以爲導軍也不用導軍則不知水草所宜軍舍所便故不得地利李廣入單于軍亡導遂失道此不用鄉導而失利也乃若衛青伐匈奴以張騫導軍無飢渴高宗伐高麗得南生以爲鄉導故盡知彼之情僞是能用鄉導也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兵有本有用有術兵以詐立其本也以利動其用也以分合爲變其術也法曰兵詭道也故以詐立兵而不本乎詐則其爲謀

也人得而窺之矣陳餘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豈知兵之所本乎兵雖以詐立而其用則必欲得其利法曰三軍以利動不獲其利則爲虛發越欲伐吳吳未發而越先舉烏知所謂動以利乎兵固以利動也而其爲術則欲極其變焉一分一合所以爲變也法曰分合爲變此其術也當分不分則爲摩軍可聚不聚則爲孤旅豈其變耶符堅以百萬而敗於淮淝不知變也

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兵有異用斯有異象善形容者必因其類而取象焉其疾如風者風之至也倏然忽然不可得而禦故言其疾則取之風法曰戰如風發又曰如風如雨皆取其速也其徐如林者林木森然齊然重而不亂故言其徐緩則取之林法曰重者如山林取其勢之盛也侵略如火者火之焚燎烈而不可掩言兵之猛烈者

必取火。李筌兵法曰：炎炎若火，取其猛烈，不動如山者，山則墮然止而不移，故兵之不動實如之。李筌曰：退止如丘山，亦取其不移也。曹公曰：守也難知，如陰者幽陰之間，變化萬端，人孰得而知之？兵之不可測者如之。杜佑謂其莫測如天之陰寒，不見列宿之象。李筌亦謂如陰昏不見影象，皆取其藏形不可測也。動如雷震者，雷之震動萬物為之驚駭，殆不知其所自。兵之震動亦如之。太公曰：震雷不及掩耳，李筌曰：疾雷不及塞耳，皆取其速也。

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釋此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得地則分地利，言不專也。曹公曰：因敵制勝，廣地以分敵利。至於杜佑之說，又更其文曰：指嚮分衆，謂因敵制勝，旌旗之所指向，則分離其衆，大抵勝敵必欲有以分其勢。勢分則無復合聚以生變者矣。掠鄉分衆，分其勢而使不復聚也。得地不可以專其利，專利則無以得人心。開廓其地，必分其利以分人，不可專享之也。衆固可分，利亦可分，而所以取之，則在於度其輕重。權所以等輕重也。權敵與已孰輕孰重而後可進。法曰：推權視之，此所以權其輕重也。惟權而知其輕重，然必先知迂直之計而後可以成進取之功。軍爭之法，必在乎是。此孫子所以指此為軍爭之法也。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兵易治者寡兵難治者衆衆之所以難治者以其言不相聞視不相及也然有用之之法法者何金鼓旌旗是晉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旌鼓法曰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形則金鼓名則旌旗蓋衆之所在言不相聞故齊以金鼓使一於所聽是一其耳也視不相見故齊以旌旗使一於所視是一其目也一其耳目非一其耳目以一其心也心一則視聽必一矣成周之法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群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帥其民而至田之日三鼓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車徒皆作鼓進鳴錫車驟徒趨以至進退疾徐各有其節者以其下旗物之用下鼓鐸錫鏡之用足以一其耳目也孫子吳宮教美人戰至使官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者亦有以一之也吳子言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繼之以將之所麾莫不從移

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者是亦孫子所以用衆之法也金鼓所以一其耳旌旗所以一其目法固當然也至於夜戰則多火鼓晝戰則多旌旗者蓋兵有奇正一之者正也變之者奇也正所以齊人奇所以役人故多之所以變之也其變之者非變耳目也亦變其心也變其心則人惟我之從而不知其所以自爲者矣太公曰晝則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亦所以變之也一說謂多之者所以變敵人之耳目也賊官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而鼓卒敗岑軍陸遜使人持一火炬以破先主乃所以變敵人之耳目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兵以勇勝勇有時而不足恃將以謀勝謀有時而不及用三軍之氣三軍之勇也氣而可奪則可以挫其勇將軍之心將軍之

謀也。心而可奪，則可以伐其謀。寇恂揚言兵至而陣動，仁貴三矢一發而虜氣懾，此奪氣也。寇恂殺皇甫而峻亡其膽，陸遜破堰以伐羊祜之謀，此奪心也。大抵氣者志之帥，心者神之舍，非治己之氣，則不能奪人之氣，非治己之心，則不能奪人之心。此衛公所以攻心守氣之說。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盡所以應敵之法，而後可以制敵。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皆應敵之法也。氣有朝晝暮，是三者非指一日而言也。指初中終而言也。凡物始則盛，次則微，末則衰，其氣亦然。朝者始氣也，故銳。銳則不可當，故姑避之，而勿擊。晝則次之，故惰。而未歸，至於暮則

不惟惰矣。又且有欲歸息之意，其怠愈甚也。故惰歸則可擊。陸贄曰：兵以氣為主，聚則用，散則消，是所以治之之法。不可不知也。曹劌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劌之所言，亦孫子朝晝暮之說也。劌惟知此，故因彼竭我盈而克齊師。不惟曹劌用之以勝，至若皇甫嵩之擊王國，亦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是皆得治氣之法也。治心之術，亦量彼已而爲之也。已治而彼亂，已靜而彼譁，則治心之法，已爲得之矣。太宗嘗曰：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則治心之法，誠要法也。治者號令法度之正也。靜則軍士齊肅而無聲也。已惟先正其法，故可以待彼之亂。惟先肅其衆，故可以待彼之譁。皇甫嵩曰：以整待亂，亦治心說也。不惟是也。光弼北城之役，見周摯方陣而囂，而後擊之，亦知所以治心也。至於治力之法，則欲以有餘

待不足在已者嘗有餘在彼者嘗不足而後可以克之近也佚也飽也惟已之力有餘也遠也勞也飢也皆彼之力不足也惟有餘乃可以攻不足故可以待之法曰遠來新至可擊則遠者為可以近待之也宋子魚請阻鼓以擊楚是以近待遠也法曰倦勞可擊則勞者為可以佚待之也趙充國飭兵練士以待罕罕是以佚待勞也法曰無糧食則亡則飢者為可以飽待之也太宗謂宋金剛糧盡計窮當自遁走是以飽待飢也凡此皆以有餘攻不足也至於治變之法又在乎有以察敵而不可驟進也正正者整齊也孤特之象也堂堂者高大也威盛之貌也敵人前有孤特之旗後有堂堂之陣必有變詐之謀治之者有法則不為敵所陷矣曹劌望其旗靡視其轍亂而擊齊師吳子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一可擊十若是則可擊否則必

有變也可不明治變之法乎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夫用兵者不過遠害就利而已自高陵勿向而下皆所可避也避害則必得其利此孫子所以勿言以必言者欲其知所不可與所當然也高陵則高山也向山而陣是為廢軍故勿向之諸葛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正欲使之不向高也丘山阪也敵既背丘則敵得其勢不可逆戰恐為所乘齊段韶登邛阪以觀周軍則齊據得其地矣周人以步兵逆擊而為齊所敗則逆背丘者必敗也兵有敗北有未敗而先北者此非真敗也佯為北而誘人之追也北而追之必為所陷故佯北者則不可追李典謂賊無故退不可追此不追佯北者也強銳者在所避彼銳

而我攻之。不惟不足以勝之。而祇自敗衄。故不可追。皇甫嵩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是知銳卒之不可攻也。餌兵所以誘人而致之也。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故餌兵則勿食。慮其為彼所致也。趙充國不貪小利。恐其為誘。是知餌兵之不可食也。人有歸心。則必歸於所至。歸而止之。則彼必盡力以戰。而不可禦。故勿遏止之。張郃追亮歸軍而敗。遏歸師也。凡圍人者。不可迫密。而不以生路示之。彼不有所出。則必死戰。以求萬一之生。故必闕之。使彼知有生路。而怠於戰。乃可敗也。臧宮徹圍誘賊而斬。臣鎮知闕圍也。窮迫則計生。而力奮。獸窮則撻。鳥窮則搏。寇窮而返。迫之則彼必力爭矣。故不可迫。趙充國緩驅先零。不欲迫之也。用兵之法。不過乎此。故孫子指是。以為用兵之法。此無他能。盡知用兵之害者。斯知用兵之利。利害既明。止於此矣。

必知九變

九變者言此九者必通其變而後用之。九變者自圯地無舍。至於地有所不爭。是為九變。九者數之極也。用兵者必極其變而用之可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兵有奇正。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受命於君。合軍聚眾。成師而出。此正兵也。至於圯地無舍以下。乃奇兵之所寓。必極其變而用之。非君命之所不拘。此將所自出之奇也。圯地者水毀之地也。不可舍此。唯亟去無留。當圯地則無舍。于禁處軍卑下。關羽得決水而浸之。是于禁不合舍於圯地也。衢地則四通。

八達之所。有援則成。無援則敗。必當合其交與之國。以爲應援。秦人襲鄭。晉人敗之於殽。不知合交之地也。絕地則無所通之地也。其地進不可進。退不可退。易爲人所乘。故不可留。鄧禹不取長安。謂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輸之至。此正絕地也。圍地者。可以圍人之地也。地雖可以圍人。然必有謀。乃可以勝之。故圍地則當謀。朱雋登土山。望韓忠曰。今外圍周密。內圍迫急。欲出不得。不如徹圍。遂解圍而擊韓忠。是能謀之也。張昭之說不然。謂我爲敵所圍。無謀則敗。宜出奇計以取勝。如李廣爲匈奴所圍。乃爲圓陣外向。令士持蒲勿發。身以大黃射敵。是能謀也。死地則戰者。蓋人惟迫於不得已。而後求爲自生之計。故必盡力以戰。兵至於死地。則其爲不得已也。亦甚矣。不得已則鬪。宜其必戰。韓信作背水陣以擊趙。是置之於死地也。故士殊死戰不

可敗。此無他。死地則戰也。途有所不由者。所由必於途。今於人。之所共由之地。而吾不由之。是吾能知變。故雖不由。是途。而可不以克之。鄧艾入蜀。宜其由劔閣也。今不由劔閣而趨陰平。卒以平蜀。是途有所不由也。曹公之說。則以爲險難之地。所不當從。此則馬援征蠻。由壺頭而進。反爲所乘。是險難之地。不必由也。軍有所不擊者。夫褻糧坐甲。惟敵是求。見敵不進。不足以爲勇。有軍而不擊。非其所宜。今有軍而不擊者。蓋擊之不利。不如不擊。此所以有所不必擊。陸遜不攻吳般之軍。正謂此也。城有所不攻者。夫攻則欲必取。有城而不攻。則老師費財。豈爲善兵。今有城而不攻者。蓋攻城爲下策。攻之而或害。不如不攻之爲愈。故有所不必攻。此太宗所以不攻河東之城也。地有所不爭者。夫有地必爭。故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是地在所必爭也。今

有地而不必爭者蓋爭之而不能得不如不爭此周亞夫所以以梁委吳楚者是地有所不必爭也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是九者必變而通之臨時制宜乃可取勝故君命有所不受蓋受命之初君之所命必有次舍之限行止之程攻取之方然地有不利勢有不可豈可從君命哉此諸葛亮之料司馬懿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乃若光武數吳漢以千條萬緒而卒之臨事悖亂又烏在其所受君命耶噫漢庸將也安能通變哉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通其變而後可以使民不倦此定論也九變卽圯地以下至地

有所不爭是也此九者必有其利惟通其變者乃能動則有功是以人樂爲用苟不通其變則無以得其利雖知有是地形不能因機制變何以能得地利雖知敵有五危之利可取而其機不足以役人故吾之人亦不爲吾用何以取之五危卽此篇末所云是也或謂五利以途有所不由至君命有所不受恐非也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事有利必有害有害亦有利惟所見之明者乃能周悉其謀故不惟計其利也雖害亦慮焉蓋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盡知用兵之利役於利而不究其害則併與其利者失矣謀者所以遠害就利也惟智者所見之明故能雜而思之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此雜之說也雜而思之則利害判矣利者事之所成

害者憂之所寓。知利則可成其事故務可信。知害則可去其憂。故患可解。張子房智者也。運籌帷幄間。利害無不審。知漢中之可王。則勸帝王之。知韓信可屬大事。則勸帝用之。此雜於利而慮之也。知項羽未可與爭。則燒棧道以示之。知六國不可封。則借箸以籌之。知韓信未可制。則躡足以封之。此雜於害而慮之也。夫然。故可以成漢業。而滅秦楚。是能伸務除患也。或謂伸務除患。乃爲天下成其事。去其憂。凡生民利害。無不計之。而吾則因其所欲與之興。所惡與之去。用湯武爲證。亦得。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我之制敵者不止於一術。而敵之應我者必受其所制。將欲使敵國諸侯屈服於彼。不過以彼之所畏者害之耳。宣帝時。郅支單于寇北邊。帝立呼韓邪以臨之。蓋呼韓邪者。郅支之所畏也。

立之則彼烏乎而不屈。將欲使敵國爲我所役。不過以其所爲之事而業之耳。賀若弼之平陳。曰。彼出我入。彼入我出。陳安得而不爲情所役。將欲使敵國趨赴順從於我。不過因其所欲而制之耳。楚與隋戰。鬪伯比請羸師以張之。而隋果來戰。此指諸侯敵國而言之也。或說以此爲天子制諸侯之術。故屈之則示之以所害。役之則勉之以功業。趨之則誘之以所利。成周之時。九伐之法。所以屈之也。分職獻功。所以役之也。加地進律。所以趨之也。此言上之馭下也。旣盡而至。則下之事上也。必從所馭故也。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多詐難信者。敵人之情。有備無患者。用兵之術。彼雖不來。吾不

以其不來而不爲之待。彼雖不攻，吾不以其不攻而不爲之防。不惟吾有備可恃，則無患矣。趙充國之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慕容恪之軍中嚴整，常若寇至。馮道根之斥候心遠，有如敵寇。至者皆有備也。或謂聖人治諸侯之術，和親之議不足恃，必當爲之備。文帝之世，和親非不講，然今年入朝，那素關，明年入雲中，上郡甘泉燧舉，細柳兵屯，和親不足憑，必謹其備而後可。宣王之世，詩人歌之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在當時未見其所以用車馬，而必言旣攻旣同者，蓋將以待之也。又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朔方。當時未有所守，而先言城朔方者，蓋欲示其不可攻也。卒之服淮夷，庭徐方，復文武之境土，非有備之効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也

將孰有能，孫子言之，占將察材，吳子言之。將而有是五者，覆亡必矣。必死則勇進而無慮，故可殺。王莽之將甄阜，阻兩山間，爲營，示無還心，而爲伯升所斬，是必死則可殺也。必生則憚死而求生，其心必怯戰，故可虜。劉毅追且元，元懼有敗衄，常隸輕舸於舫側，其衆莫有鬪心，卒爲所敗，是必生則可虜也。忿速則不能忍，故可侮而激之。項羽使曹咎守成皋，高祖使人辱之，咎果出戰，是忿速則可侮也。廉潔之人必好名，故可辱之。范增以忠信自守，而陳平使人間之，卒辭而去，是可辱之也。愛民之人必姑息而不忍勞民，故可煩。苟不愛民，則不可煩矣。張巡殺人而食，尹子奇不敢迫，此不愛民則不可煩矣。上之五者，皆將之過。用兵之禍，故覆軍殺將，必自此始。臨敵制人者，可不察之乎。

山依谷此斷絕山險而處者必依谷以近水草之便勿令寇得
侵我樵牧視生則所向者陽處高則據其高峻戰隆無登謂敵
若引我戰於隆坂之上則非惟勢之不可仰亦難進易退所以
無先登焉張昭曰戰隆無登謂敵若自高而下我不得自下逆
戰此周人逆戰所以爲齊段韶所敗也其在諸葛兵法曰山陵
之戰不迎其高張昭曰在山不迎其高皆處山之軍其法當然
也謂之戰隆無登者皆不欲自下上也杜佑曰戰隆無登謂無
迎高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無登逐也若夫水上之軍絕水而
軍必遠於水所以引敵之渡也郭淮與先主對壘漢中去水五
七里爲陣而先主不敢渡此遠水之說也客絕水而來謂敵若
絕水而來不可迎於水內恐其無全勝也令半渡而擊之乃可
獲利楚曹咎守成臯漢使挑戰咎渡汜水戰漢候其半軍而擊

之大破之此不迎水內而擊其半渡也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
客附近也近則阻戰不得渡晉楚夾泚水而陣陽處父退舍子
尚亦退舍二人者乃恐其方渡而受敵也視生處高恐爲水所
浸必視生處高以爲壘于禁處軍卑下關羽決水以浸是不能
處高也無迎水流恐爲水所衝又恐爲毒水所害晉伐秦秦人
毒上流師人多死是不可迎流也諸葛兵法曰水上之戰不迎
其流張昭亦曰在水勿迎流而鬪此水上之兵法所當然也若
夫絕斥澤之地而軍唯急去斥澤鹹鹵之地也水草浸如不可
處軍若不得已而交軍於此必依草背樹以爲固張昭謂擇其
有草木則地堅而不可陷司馬法曰歷沛歷圯兼舍環龜沛圯
者斥澤之地也兼舍則倍道而亟行也環龜者則環處其高亦
此意也諸葛兵法曰草上之戰不步其深張昭亦曰過斥澤則

依草而背水。此處斥澤之軍然也。至於平陸之軍。則平易之地。處易則欲便於馳逐。右背高以爲固。前以死路遺敵。而後則據生以爲固。張昭曰。軍利處高戰。而右背高。可以前擊死敵人。而後生。吾軍氣。晁錯曰。土山丘陵。延蔓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正平陸之軍也。諸葛兵法曰。平地之戰。不逆其虛。張昭擇地利篇曰。平地則前死而後生。此戰於平陸之地。其法當然也。於此四軍。惟黃帝得其利。故能戰四方之諸侯而勝之。或以勝爲強。謂強於帝。封顓帝堯舜。又恐非也。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則四帝者。四方之諸侯也。李筌陰經曰。黃帝獨立於中央。而勝四帝者。善師不陣也。是則四帝爲四方之帝明矣。然必以黃帝言者。蓋上古之世。用兵者。自黃帝始。故後之言兵者。莫不言黃帝。攷之於傳。黃帝與炎帝戰於坂泉。與蚩尤戰於涿。

鹿逐獯鬻。太公曰。凡七十戰。而天下定。則勝四帝明矣。然此四軍勝者。蓋當黃帝時。未有營壘城壁。所以止勝於此。太抵不能處軍。則在已。無以有立。不能相敵。則在人。無以有察。惟內有自知之明。以處軍。外有知人之哲。以相敵。然後足以行軍。此孫子所以先以凡處軍相敵。不爲無意。故言之。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用兵欲違害就利。高陽生實。皆兵之利也。下陰死虛。皆兵之害也。高者高峻之地。其勢可以臨人者也。陽者東南方之地。其氣和也。生則存之。而以死予敵。實則居之。而以虛予敵。此爲得利。雖經寒暑。而軍無疾。是亦勝之一端。故謂之必勝。言於理可以。

勝也。此趙奢趨山行險，徙營皆趨利也。丘陵隄防之地，必處其陽，則氣和而士不疾。右背之，則可恃以爲固。張昭安營壘法曰：安營之法，必知陰陽山川向背，崗形地勢。又曰：若久置營，宜居陽地，苟能處陽而右背之，則其兵必利，是爲得地之助也。至於上雨水沫至，此乃過澗谷之兵，遇上雨水沫至，必待其定而後渡，恐半渡而水暴至也。杜佑釋曰：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是也。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張昭安營壘法曰：地有崎嶇溝障，前高後下，丘陵死水，高山之下，古營廢竈，下中之高，郭郭尚存，又多坑坎，如此之地，速捨勿居。凡此皆不利之地也。絕澗、天井、坳下，不利之地也。絕澗者，山

水不可逾，溪谷不可渡之地也。天井者，形勢坳下，大水所聚之地也。天牢者，山澗迫狹，可以絕入之地也。天羅者，林木隱蔽，葦深廣之地也。天陷者，道路泥濘，人馬不通之地也。天隙者，坑溝木石不可馳騁之地也。此六者，地之害，可去而不可近也。宋武帝伐南燕，過大峴山而喜，知此六者之害也。李陵提孤軍，隱於鞬汗山，草木中，匈奴乘高射之，不知此也。苟行軍至於此，吾則遠之，迎之，所以避其害也。敵則近之，背之，以害而遺敵。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險一高一下之地，阻多水之地，潢池也。井下也。蒹葭、林木、翳蒼者，草木相蒙，而以屏蔽之地也。皆伏兵之所，宜搜求之。宋武帝

討桓謙至覆舟山西疑有伏兵謂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帥部下往摸之鍾馳往果有伏兵數百可謂知伏姦之地也近而靜者以其立營相近當動而致用今乃不動而靜必恃其地之險可以守也司馬懿次遼水文懿阻遼堅壁而守此恃險可守故靜也遠而挑戰者此謂立營相遠則勢可以守卒未有變今欲人之進則必有以致之挑戰者所以誘之也邲之戰楚軍於滎陽之東北晉師軍於滎陽之西北其地爲遠晉魏錡請致師趙旃請挑戰欲其進也其所居易者此謂處於平易之地地易則利於車馬故知其欲利也懷恩謂光弼曰我用騎令迫險非便也是欲得易地之利也衆樹動者蓋謂樹木本靜今無故而動必其陣兵而來或伐木以開道或伐木以益兵故因樹動而知其來城濮之役晉人伐木益兵此樹之所以動也衆草

多障者疑也者結草爲障所以使人疑宇文憲伐栢爲庵齊人不知其遁所以疑之也鳥起者伏也蓋下有伏鳥必驚起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而鳥乃驚起故以此知其有伏兵獸駭者覆伏與覆皆伏兵也伏則其人少覆則其人衆可以覆人伏兵惟少故伏兵往藏則鳥爲之驚起至於覆兵爲多故不特鳥起獸亦爲之驚駭而走杜佑曰敵廣陣張翼來覆我故獸之驚駭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望敵之法必視其塵鄢陵之役囂而塵上州犁知其爲行千里徑之役谷中塵起齊人見之而退是觀其塵而可以知其所爲也塵飛旣高而且銳必以車來也何以知其爲車蓋車之行疾故其塵必高而銳杜佑曰車馬行疾塵相衝故高也若夫卑而

廣則敵以徒進何以知其爲徒蓋徒兵不若車之重故其塵卑而廣杜佑曰卑下而廣則其人力之寡以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謂其塵之飛各散起而有條理必其人之樵採故其塵之散而有條也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也少而往來者謂其塵之飛雖少而有往來之形必其營軍也故其往來乎其間者杜佑曰敵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陣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敵使之至必有其辭卽其口之所出可以知其心之所欲其辭卑者必其勢之微也今其辭雖卑而乃益其備是無意於降而卑辭以怠我也其進也必矣田單使老弱乘城約降而卒用火牛壯士以破燕軍是辭卑也然卽墨之人怒且十倍則其備益

矣火牛壯士因其懈而破燕非有意於進乎辭強而進驅者疑其力之有餘然其進銳者其退必速彼惟無意於進故強辭而進驅示其無所畏也而其意則在於退秦軍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此其辭豈下人者哉晉史駢聞其辭而知其必退乃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秦師果夜遁此辭強而退也輕車先出其側者輕車便於馳逐先出其側則欲陣兵以戰故使之往來以營陣也是以先出其側杜佑曰陣兵欲戰馳車在陣側無約而請和者夫軍欲速和其勢之不相敵故約和以休士今未之有約而驟請和者必其詐降以怠其心也高祖入峽關之始與秦未有約也乃欲與秦將連和而峽關卒以平非謀乎奔走而陣兵者期也此言軍中將戰必與將士相期故奔走而陣兵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張

昭曰或有外兵相應之期鄢陵之役楚王與伯州犁登巢車以望晉軍見其騁而左右曰召軍吏也見其左右執兵而下曰聽誓也以此可以知其爲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言行軍不齊或進或退所以誘吾兵之進吾而知之則不爲所致苟不之知則必致之矣吳人伐楚使刑人或進或退以誘楚而楚師果敗是不知吳人之誘而反爲所致也

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辭也吏怒者倦也

夫軍之強弱在察其士卒而知之投石挑距者其強可知聞鶴心怖者其怯可知彼其倚杖而立心有內不足以自實故外有所不能振也其飢可知杜佑曰倚杖矛戟而立者飢之意也張昭曰困不能舉正此意也汲而先飲者汲於井而役夫先飲必

其渴之甚也張昭應機決戰篇曰汲役先飲者渴也釋之曰役夫汲井而先飲軍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夫軍非利不動今見利而不動必其勞倦而不能自作故不能趨利也楚漢相拒滎陽漢王嘗困轅生勸漢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項羽果引兵南而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漢兵之勞故不能趨利也鳥集者虛也夫鳥見人必飛而出今集於其壘者必其壘虛無人故敢安集也叔向見城上有鳥而知齊師遁此以鳥集而知其虛也夜呼者恐也夫兵以靜而治今無故而夜呼必其驚恐不能自寧故恐呼也晉師宵遁中夜有聲此夜呼之證也軍擾者將不重也夫軍以治而爲勝治乃可以待亂今無故而擾必其將不能持重故軍無紀律而至於擾也竇建德度險而囂太宗知其軍無政令此以軍擾而知之也旌旗動者亂也夫旌

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則以旗之不亂而軍之治也。今旗妄動，必其軍之亂而無序。曹劌望其旗靡，乃敢追齊師，以此卜其亂也。吏怒者倦也。夫軍法，士卒聽裨將，裨將聽大將，吏偏裨以下也。今怒而不從上，必其倦於從事，故怒也。衛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其怒可知。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孫子曰：軍無糧食則亡。三略曰：用兵之要，必度其糧食。軍而無糧，則無以致養，何以久。馬所以致戰也，今殺馬肉而食之，必無糧也。此張巡守睢陽之時也。缶所以盛食也，今虛而懸之，又不

返其次舍，必其窮寇無所歸也。張昭曰：懸缶不返其舍，謂窘迫不暇及竈。杜佑曰：殺馬食肉，軍無懸簞，不反其舍，謂簞者缶之類。既殺馬食肉，不復積聚，無懸簞之食，欲死戰，此窮寇也。諄諄諭諭者，失志也。徐與人言者，恐人知也。杜佑曰：諄諄語不足貌，諭諭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以徐與人言，爲徐言者。與之言安徐之貌也。必其失衆，故其人如是之耳語也。數賞者窘，數罰者困。夫賞罰所以示勸懲也。一賞不當，則不足以使人慕。一罰不中，則不足以使人畏。今無功而數賞，必其軍之窘急，欲其人力於進也。無罪而數罰，必其人之困，欲其自振也。杜佑曰：軍不素教，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此恐窘也。數行形罰，教令廢弛，是困軍也。張昭曰：軍驕不肯戰，數賞以勸之，此窘也。行罰而不振，軍之用是危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謂未有以得

人之心。遽欲以暴而服其衆。此不精於治兵而專於暴者也。杜佑曰：先行暴於士卒而復欲畏已。此將不精之極也。來委謝者。謂勝負未決之際。彼使人來致謝於我。此其士卒之倦欲休息也。張昭以徐進疾退。謂之委謝。不如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則疑其必合戰。今乃久而不合。又不退兵而去。是必有奇伏。以致我。必謹察之。而後可以得其謀。

兵非貴益多。唯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兵在奇變。不在衆寡。秦之伐荊。雖非六十萬不可。而尋邑百萬。反敗於昆陽之八千。是兵不貴多。在於善用之也。善用兵者。伐人以謀。不以力。故不勇於進。苟勇於進。則必無全勝。惟無武進。

者。乃可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取人者。取敵人也。言必可以取之也。李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此兵不貴多也。兵法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武進不可也。又曰：皆戰則強。併力則可以取人也。韓信以數萬之衆。比之陳餘之二十萬。信兵不多也。又聞左車之計。不用。乃敢引兵下井陘。無武進也。背水之軍。殊死戰。草山之騎。疾馳入。併力料敵以取之也。併力雖可以強。苟不料敵而進。則亦未易取之。此所以謂之併力料敵取人而已。或說取人。謂取得其人。言盡此上事。必取得其人。而後可。苟爲任。不得人。不深其慮。而輕敵以進。如此者。必敗。故必禽於人。龐涓以孫臏爲怯。龍且以韓信爲怯。此易敵之失也。宜其必敗。孫子以必擒爲言。言決敗也。不然。賈復輕敵。光武何以不使之別將。是又一說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人不可使之無所愛亦不可使之無所畏畏而不愛力脇之也愛而不畏姑息之也愛與畏雖不可偏廢而用之則有先後焉方其卒未親附之時則恩在所先威在所後當是時而先之以罰以使之畏則人必不服不服則必不爲吾用故難用卒已親附則懼其玩於恩而不吾畏不吾畏尤不可用故親附之後必加以罰罰苟不施則人必不畏故亦不可用張昭釋此曰將帥初統恩信未施或士卒新集未知軍法未可暴加賞罰又曰將懦不敢罰則士驕不可用惟其恩威並用兩得其宜而後可以勝人蓋愛設於先威加於後此用兵之要法也故先則令之以

文次則齊之以武既有以感其心又有服其心而後人爲我所役故一有用焉可以必取是謂必取者言如是則可以必取也文仁也武法也仁則愛法則威也張昭以文爲言教告諭武爲斧鉞誅罰亦此意也吳起爲將卒有病疽則吮之仁也材士雖勇而斬之法也故能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非必取乎用兵之道惟貴乎有以得其心故令必素行而後人服不素行其令而強欲之從彼必不服矣故令素行者以此教民則民必服不素行者雖教不從其所以爲素行者以其人習其教而以心相得也張巡謂使將識士意士識將情者欲其相信也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而卒以無功令不素行也不然廉頗爲楚將何以用趙人

通形之地。謂我可以往。敵可以來。四通八達之地也。用兵而至。此則將何以爲利哉。居高陽利糧道。以此而戰。則必利矣。必居高陽者。懼其有逆戰之患也。必利糧道者。謂其戰守未可知。必以糧爲本也。武安之地。秦趙所爭之地也。許歷諫趙奢。請先據北山。而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卒爲趙奢所破。此先據高陽者之利也。滎陽之間。楚漢之必爭也。酈食其勸取敖倉粟。而卒以勝楚。此利糧道之利也。

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則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

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掛地者。險阻之地。與敵人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掛碍。此張昭之說也。如是之地。以往則易。以返則難。用兵而至此。可以出人之不意。而不可以擊人之有備。故敵人不知備我。則出而勝之。彼若先爲之備。出則不勝。又無歸路。所以難也。昔李靖之討公祐也。諸將請指丹陽。靖曰。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非萬全之計。今君出其不意。破賊之機。惟在此舉。此得掛形之利也。支形者。謂我與敵各守高險。我不敢出。彼不敢來。是相與支持之地也。用兵至此。可以誘敵。不可爲敵之所誘。故敵若誘我。我無得出而與戰。我當誘彼。令彼半出而擊之。斯爲利矣。李衛公曰。處於不利之地。列而佯出。約而軍。半出。邀而擊之。此正得支形之所利也。隘形者。兩山之間。谷中之地也。吳子所謂天竈之地。

天谷之口也。我先居此，必滿其谷口，以待彼。若彼之屯營既盈，則是彼得其利也。故不可從。若不盈，則彼失其利也。故從之必勝。井陘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此隘地也。陳餘聚兵於此，李左車勸之深溝高壘，勿與戰。陳餘不從，韓信知其必不用。左車之計，乃敢引兵而下，是陳餘不能盈之，而韓信乃從之也。險形之地，謂其山峻谷深，險固之地也。我先得之，必居高陽之地，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則彼得高陽之利也。故不可與爭，必引而去之，勿從之也。馬援伐五溪蠻也，進由壺頭，賊乘高而守，水疾，船不得上，以是失利。是援不知引而去之也。遠地之形，謂立營與敵相遠也。彼此之勢又均，若是則難以挑戰。挑戰不利，邲之戰，楚師次管，管者是滎陽之東北也。晉師在敖鄆之間，是其滎陽西北也。地之相去，不為不遠，而其勢又相若也。晉魏錡乃

且請致師，趙旃亦請挑戰，卒之皆命而往，是以有邲之敗。非遠形不可以挑戰乎？曰：通曰掛，曰支，曰隘，曰險，曰遠，是六者皆地之道理。如此將之所任，不為不重，必審察而後可也。故曰：不可不察也。苟能察之，則因形用權，可以制勝矣。此張昭所以曰：良將因地形而決機，正謂此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國之所以戰者將也，將之所以戰者兵也，有能之將，有制之兵。

無往不勝將而不能兵而無制安能免是六者乎是以孫子必言其所以奔敗之由而使爲將者審而察之責之於已求之於勢而後可也是則六者之禍豈天地之所爲哉爲將者之過也張昭之說曰將之智能兵之勇怯相懸故敗走而曹公之說以爲不料力也合二說而求之必其彼已之勢本均而吾之所用者寡欲以一而擊十故敗走此如吳魏之勢本均也而曹操八十萬欲與爭利舟楫間至使黃蓋兵敗而周瑜三萬等輕銳繼之雷鼓大進曹公退走此所以走也上所以制下尊所以統卑今而卒强吏弱則是吏不能統其衆故至於廢弛此如鄒與魯鬪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疾視其長上死而不救其廢弛爲如何知吾卒之可以擊者而後勝今吏强而卒弱則是卒未可以擊也而吏恃其强必欲立功故其兵必陷

焉此如莫敖之伐羅也小羅而自用諫者則有刑遂爲羅與廬戎兩軍而敗之非陷其兵乎師衆和而後可以有大功不和於軍不可以進戰今大吏怒而不服是將吏不和也大吏偏將也怒而不服其上則必生怨懟之心故遇敵自戰而將又不知其能此其勢必崩壞也此如邲之戰彘子以中軍佐濟魏錡趙旃皆命而往韓獻子謂桓子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遂爲楚所乘卒之掬指而濟師不能軍其勢之崩壞爲如何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士不素教不可用也將弱而不嚴則人必不畏教道不明則教不素行夫如是則吏卒無常次而兵之所陣必縱橫而不齊若是者謂之亂也符堅之伐晉也百萬之師一麾使却衆亂莫止卒至於敗非亂而何量敵而進法之常也今將不能料敵且欲以少合衆以弱擊强而所用之兵又不選擇其

人以為前鋒。若是者必奔之兵也。曰北。北者北方也。幽陰之義也。兵之敗走其勢不振。故取於北。以為奔敗之名。此如北戎侵鄭。鄭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前者遇覆而奔。果為祝聃所逐。擊之盡殪。此非兵無選鋒而北乎。自走至北。是六者自取敗亡之道也。將之至任。不為不重。其可以不詳視而審察之乎。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所以制勝者在乎兵。所以佐勝者在乎地。用兵而不得地之利。何以為勝哉。夫用兵者莫不有所資。而以為助也。以水佐攻者強。以火佐攻者明。水火猶可以佐攻。況於地形乎。故趙奢據北山。而後可以勝秦軍。秦人守函谷。而後可以却六國之師。此得其利者也。若陳餘不守井陘。而為信所克。孔明不據渭水。而

為仲達所擊。是又失地之利也。得無敗乎。是以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固可以為兵之助也。苟不能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則亦何能勝哉。能料敵制勝。則知兵之有機。能計險阨遠近。則知地之有利。知兵之機與地之利。非上將不足以盡之也。故曰。上將之道也。司馬宣王。魏之上將也。觀其料文懿也。知其必據遼水。以距大軍。坐守襄平。而就禽。定一年往來之計。收三戰皆捷。奇功其為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為如何。至如陳湯。知不過數日。而烏孫必解。段紀明。以三冬二夏。必破匈奴。與夫馬援聚米為山谷。開示眾軍。所從徑道。往來唐休璟。山川夷阻。皆能言之。不為無得於此。將而知之。則內盡其機。外得其利。無戰不克。不知則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戰必有機而機不可以或違君雖有命而命不可以必稟一勝一負常決於臨時之機非廟堂之所得預定也苟泥於君命寧無失機乎故戰有必勝之道君雖命以不戰必戰之可也戰有不勝之道君雖命以必戰無戰可也戰與不戰非固違命也懼失機也武功之役魏主令司馬懿勿與亮戰亮數挑懿懿不出亮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此則機不可戰不必從主之無戰也周亞夫拒吳楚梁孝王求救帝命救梁亞夫堅壁不出卒挫吳楚此則機不可戰不必從主必戰也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盡忠於國者乃以君民爲心擇人而用者必以忠臣爲貴臣之盡忠者進而必戰彼非貪名也可進則進進則利於國也退而

不戰非畏罪也可退則退退則利於國也一進一退惟利之是視則其心未始不在於君民也故惟民是保而利於主然後爲之昔趙充國之自薦曰無踰老臣裴度之征淮蔡曰吾誓不與賊俱存獨何名之求哉欲保民而利國也皇甫規之舉張興自代王忠嗣之不欲竭中國力以爭功名彼獨何罪之避哉欲保民而利國也若是之人誠爲可貴人君得不以是而爲寶乎昔魏惠王與齊威王論國之所寶威王曰寡人之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徙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魏王有慙色秦欲伐楚使人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曰此寶器在於賢臣乃謂秦

使曰。楚國寶器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交
兩國。子方在此。守封疆。鄰國不敢侵。子高在此。懷伯王之義。獵
理亂之風。昭奚恤在此。觀此則知以物爲寶者。不若以人爲寶
也。人臣有能忠於國。愛於民。利於主者。豈不足以爲寶乎。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
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有以愚士卒而後可以使之犯難。有以感士卒而後可以使之
致力。夫上之視下。猶子也。而其所以待之者。則有異焉。視之如
嬰兒者。以其無所知也。故必有以愚之。將以愚之。則必犯之以
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彼旣爲吾之所愚。則可以使
之犯難。故雖與之赴深谿。有所不知也。視之如愛子者。欲其知
所慕也。故必有以感之。將以感之。則勞佚必與之均。飢渴必與

之同。彼旣爲吾之所感。則可以使之致力。故雖與之俱死。有所
不辭焉。昔曲陽之後。王郎之兵已迫。而滹沱河無船可渡。光武
使王伯往視。伯詭言曰。冰堅可渡。及至河。河水亦合。衆卒以濟。
此非有以愚之乎。兵起之爲將也。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若卒
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其後戰不旋踵。遂死於敵。此非有以感之
乎。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
亂而不能治。此愛克厥威者也。愛克厥威。則彼不知所畏。豈不
猶人之驕子乎。彼其驕心旣生。則必放恣自爲。其可得而用之
乎。是以杜佑釋之曰。恩不可獨任。還爲己害也。張昭亦曰。良將
撫御。畏愛俱行。一向行恩。志必驕怠。又不可用也。昔唐自肅德
以來。軍政不明。紀律不張。每立一師帥。不問賢否。惟徇行伍之
間。所欲授者。授之。以至偏裨。逐殺主帥。旣不能正其罪。又從而

以節鉞授之。其驕可知。及後唐莊宗時，將士驕縱，惟務姑息。每乘輿出次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願與救接。」莊宗卽如所欲給之。若是者，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其驕又可知。驕心一生，安得而用之。此二唐之所以不競。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知己知彼，法之常也。故七計之校，有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此則知吾卒之可以擊，與不可以擊，敵之可擊，與不可以擊，必當知也。六國之兵非不强，而秦人之師猶未可攻，是則吾知卒之可以擊，而敵有不可擊者，難可以勝也。周摯之兵固可破，而

以亂擊亂者，宜無功。是則敵有可擊，而吾卒未可以擊者，亦未可以勝也。以曹操十萬之兵，而當周瑜之三萬，其可擊與不可以擊者，可知矣。奈何舍鞍馬，杖舟楫，棄中國之所長，而遠涉江湖間，卒以敗走，是敵有可擊，吾卒可以擊，而地形不可以戰者，亦難勝也。謂勝之半者，謂勝未可知也。乃若鄧禹不攻長安，謂吾衆雖多，能戰者少，謂赤眉新攻長安，鋒銳未可當，謂且休兵北地，則所謂敵也。吾卒也。地形也。禹知之矣。惟能知之，故可以動而不迷，舉而不窮。動而不迷者，與兵之始，知其可用，故動不至於迷亂。舉而不窮者，用兵之際，知其可用，故運而不可窮。大抵兵出於正，動之而當，兵出於奇，舉之而神。韓信知兵者也。始而請兵，高祖皆如所欲，信動而不迷也。卒之下井陘，擊龍且，破趙，降燕，非舉而不窮乎。此杜佑曰：舉而不頓。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知其一偏者特可以無危無所不知者斯可以必克知彼知己
知其一偏也故其爲戰特可以不殆知天知地者無所不知也
故其制勝必可以萬全且以七計觀之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
地孰得則彼已天地之得否者不可不知也昔諸葛亮之相蜀
也謂曹操未可爭鋒孫權可與爲援是知彼知己也故能成鼎
足之勢而不能圖混一之謀乃若高帝之興韓信之言而知楚
漢之強弱因范增之不用而知項羽之必禽此知己知彼也五
星聚東井知天也聚滎陽以據敖倉知地也高帝惟無所不知
所以能五載而成帝業全勝爲如何至如符堅之伐晉張夫人
諫之則曰朝野言晉不可伐符融諫之曰吳方得歲而又天設
長江之險所謂彼已天地堅皆不知淮淝之敗得無宜乎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八

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自此以下分言九地之勢。曰散地者，謂自戰其地，人心易散，謂之散地。如鄖人軍於蒲騷，鬪廉曰：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心。此散地也。輕地者，人心輕返之地也。入敵人之境，未必深而去吾城郭未遠，士卒之心易於思返，故謂之輕地。晉人伐鄭，濟河而范文子欲返，此輕地也。爭地者，兩陣必爭之地也。我得之則我利，彼得之則彼利，彼此必爭，故謂之爭地。馮異馳兵先據柁邑，而行巡亦馳赴之柁邑，而爲馮異所擊，此爭地也。交地者，謂車馬交錯之地，我可以往，彼亦可往，故謂之交地。麋伐楚楚

大謀從坂高者爲賈田，我能往，寇亦能往，此交地也。衢地者，通衢之地，三屬諸侯之國，三屬者，謂與已敵相當，而旁又有他國相屬，先至於此，則可得他國以爲已助，故謂之衢地。班超請招慰烏孫以攻龜茲，此衢地也。重地者，謂深入敵境，去國已遠，難返之地，死生存亡之所係，故謂重地。李靖率三千騎躒血虜，此重地也。圯地者，圯壞山林之間，崎嶇險阻，沮澤之間，泥濘深沒，與夫凡難行之道，皆謂圯地。宋武伐南燕，過大峴山而喜，此圯地也。圍地者，謂其地之險阻，可以圍而勝之地也。所由入者既合，已險隘，而所從歸之路又且迂曲，則其地入而難歸，吾兵雖衆，且無所用之，故敵雖寡，可以擊吾之衆，是謂圍地。李陵以步卒三千至浚稽山，而爲單于所圍，此圍地也。死地者，謂危絕之地也。進退不可，有必死之理，故疾戰則可以存，不疾戰則必亡，謂之

死地。薛仁貴伐吐蕃，次大非川，將趨烏海。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此死地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而韓信伐齊，或說此謂敵人深入吾境，利吾連戰，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鬪則不力，故宜不戰而保壁清野，敵人糧盡野無所掠，必引而退。吾則設計以臨之，是散地不可以戰也。韓信伐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易敗散，不如深壁。龍且不從，果為信所敗。此散地則無戰也。輕地者，引軍初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不可止留，且深入敵境，而後士卒為可用。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王文度欲收軍不深入，於是士卒無鬪心。蘇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乃自守，何功之有。

哉。是輕地不可以止也。兩軍必爭之地，若敵人已先據之，是敵得其利也。不宜攻之，攻則不利。不如無攻。北山之地，秦趙必爭之地也。許歷諫趙奢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奢即發萬人趨上，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是爭地不可攻也。交地則川廣地平，四面可戰之地，須使車騎隊伍不可遠絕，首尾連屬，恐敵人因而邀截我軍也。河陽之地，唐之交地也。光弼謂韋陟曰：不如移軍河陽，此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裡相應，此猿臂勢也。是交地不可絕也。衢地三屬之地，旁有鄰國，先與之交結，則已得為用，故必合交。昭王問樂毅伐齊之事，毅曰：齊地大人衆，未可獨攻，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併兵伐齊，是衢地合交也。重地者，入人之地，既深，若不勝則難以守，故宜抄掠芻糧為持。

久計苟不能抄掠軍闕食而困霍去病輕齎絕幕取食於敵卓
行殊遠而糧不絕是重地則掠也軍行遇險阻沮澤之地是圯
地宜速行去恐爲敵所襲龐涓至馬陵而爲伏兵所敗于禁處
軍卑下而爲漢水所浸圯地不可行乎圍地者深入險阻之中
以攻敵敵據險薄我我無謀則敗宜出奇計以勝李廣爲匈奴
所圍廣乃爲負陣外向令士持滿勿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裨
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此圍地則謀也至於死地則萬死一生之
地攻則勝怠則敗可併氣力以求生此王鎮惡死戰以陷長安
城也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
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制敵之道莫太乎有以撓之也無以撓敵則其人和其陣整安

得而制之有以撓之則前後可使不相及衆寡可使不相恃貴
賤可使不相救上下可使不相收離者必不集合者必不齊皆
有以撓之而使然也前後不相及則必如北戎之役先者見獲
而務進遇覆而速奔後者不救而無繼此非前後不相及乎衆
寡不相恃則必如伐戴之師宋人衛人旣入鄭而以伐戴召蔡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非衆寡不相恃乎貴賤不相及則必如
鄒國之師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疾視其長而不救
非貴賤不相救乎上下不相收則必如晉之趙嬰齊使其徒先
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非上下不相收乎卒離而不集則邲之
戰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而終夜有聲非離而不集乎兵雖合
而不齊者必如淝水之役符堅百萬之衆一揮之間衆亂莫止
非合而不齊乎前後以勢言衆寡以數言貴賤以分言上下以

位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兵以利動非利則不動故或動或止必視其利否如何耳泓之戰楚人未既濟子魚請擊之既濟未成列又請擊之此宋之利也合於利而後可動而襄公且以爲不以阻險不鼓不成列其失利多矣不敗何爲子魚所以曰三軍以利用也利而用之阻險可也邲之戰楚之卒衆睦二廣備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此固非晉之利也不合於利而止而彘子趙旃乃欲從之是妄動矣不敗何爲隋武子所以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昔趙奢之救韓也武安雖急而不救以其未利也故雖留二十八日不行而不以爲久及既遣秦間則奢得利矣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何者利而動不利而止也李牧之守雁門也匈奴

入盜急入牧壘以未利也故雖數歲不戰而不以爲怯及佯北不勝單于大來則牧得其利矣乃多爲奇陣張左右翼以擊之何者利而動不利而止也苟爲不然則孫子於火攻何以再言之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正正之旗不可邀堂堂之陣不可擊敵衆而整此固不易擊也是以孫子設或人之問謂當此時待之則若何此不過先奪其所愛則彼必聽從矣奪其所愛者謂地之利者彼之所愛也吾先據之則爲能先奪其所愛矣北山者秦人之所愛也許歷勸奢先據北山而秦軍不得上北原者蜀人之所愛也郭淮勸懿先屯北原而蜀兵大至果爲淮所擊此非先奪所愛乎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也惟速則可以乘人之不及殆猶震雷之不及掩耳迅雷之不及瞋目乘人之不及者乘其慮之所不及也欲乘其不及則必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彼既不虞我之乘來則必不致戒故其可攻之鄧艾之入蜀也由陰平而下至於成都行七百里如行無入之地及至成都姜維猶在關口此非兵之疾速能乘人之不及者能然乎與夫楊素緣崖谷而直指子開之營徐晃潛軍以濟而聚蒲坂津皆是由不虞以攻不戒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

兵貴爲主不貴爲客然在法有能變客爲主者則爲客亦必有

道也深入則專深入者入敵人之境既深而去國已遠彼士卒各無還心故其心專一向敵班超以三十六人在西域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皆從司馬此非深入則專乎爲客於敵國而不能勝敵是主人不克也不克之則必自爲足食之計故抄掠於富饒之野以足三軍之食此如月氏攻班超超曰月氏兵雖少然數千里踰葱嶺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月氏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果遣使請罪是不克主人者必掠於饒野以足其食月氏既不得克又無所掠所以降也又當謹養士卒而勿疲勞之然後可以合士卒之氣蓄士卒之力而用之此如王剪伐荊至則堅壁而守兵數挑戰不出而剪日休士及軍中投石超距乃因其軍之東舉兵追之大破荊軍則其并氣積力也爲如何又當運兵之計謀使敵人不可得而測故

投吾士卒於無所往之地。使之畢力以戰。雖死且不奔北。何則。心之專一也。於是時。欲得其死焉。有不可而吾之士卒亦無不盡力矣。故曰。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大抵以懷生爲心者。或有乖以死戰爲念者。功常有成。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人有所甚畏。亦有所甚愛。今能使之棄其所愛而忘所畏者。有術以使之也。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此用之之術也。陷之於危亡之地。則其陷爲已甚。故有所不懼。非不懼也。不可得而懼也。士陷於此。惟克敵以求生。何懼之有。此段紀明之戰。先零也。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退必盡死。努力共功。衆皆應聲騰赴。是甚陷則不懼也。勢不可。以有所往則其心必固。其所以固者。謂進退不可。故必堅守以

待之。如田單之在即墨也。爲燕軍所圍。田單堅守拒之。卒無軍。是無所往則固也。入敵之地深。則士卒之心必專。拘者專也。此班超在西域之時也。勢出於不得已。則必致死以鬪。此王伯不救馬武而使之力戰是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所以用衆者。旣得其地。則所以制勝者。出於自然。蓋用衆之道。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夫人情莫不好生惡死。彼必欲自足其情。則必求其所欲。不待其上之人修之。求之約之。令之而彼必自然致力以成其事矣。故不修其事而自戒。不求其意而自得。不約之而自親。不號令之而自信。求其所以然者。無佗用之得其地。故勢有所迫。不期然而然耳。韓信之拒陳餘也。士殊死戰不可敗。雖非素撫之士。亦爲之用。韓信豈使之然。

哉用之得地而爲背水陣故不得不然况兵家有不期然而自然者必其人之素習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何則妖祥之言猜疑之事能使衆惑衆心一惑則必聞鶴唳而以爲王師見草木以爲人形者詎可得而用之耶惟有以禁之去之則人心必一雖置之死地而亦無所往矣渭橋之役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李晟曰人臣當力死戰勤難安知天道耶是能禁祥也故可以激士卒以成大功牧野之役遇大雷雨旗鼓毀折群公盡懼散宜生欲卜告而行太公乃毀龜折蓍是能去疑也故可以使之如熊如羆以摧商室雖置之無所往之地又豈不得其用耶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劔之勇也

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公爾忘私誰獨無是心耶人皆有是心而吾復有以是感之則彼必樂於進戰雖財有所不恪雖命有所不愛故財無餘財彼非惡貨而不恪其財也謂戰而不克雖有此財誰有此財戰而克敵雖無此財誰無此財此財之所以不足吝也命無餘命彼非惡壽而不愛其命也謂不戰而守雖有此命何所用之戰而必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此命之所以不足愛也李牧之守雁門也士皆弃賞願戰茲非士無餘財乎王伯之討茂建也士皆斷髮請戰茲非無餘命乎夫如是令發之日士感泣以必死爲期故坐者涕霑襟卧者涕交頤彼之所以如是者非畏死也感泣思奮也是以田單之守卽墨也卽墨之人皆涕泣欲戰李晟之屯渭橋也渭橋之士皆雪泣其感激思

奮爲如何。然則投之於甚難之地，無所往而不可。雖諸劔之勇，不是過。諸專諸也。劔曹劔也。二人者春秋戰國之勇者也。吾今有以感其士卒而用之，其勇如是也。故曰：諸劔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兵機事以速爲神。率然者，取其速也。命蛇以率然者，常山之蛇，其勢疾也。今有蛇於此，其在也。常山，其名也。率然，人擊其首，不約於尾而尾自至；人擊其尾，不約於首而首自至。擊其中，不約於首尾而首尾自至。其相應也如此，何其速也。獨不謂之率然乎？善用兵者如之，且以八陣觀之。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

中，兩頭皆救。陣勢如此，其與率然何異？昔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得其新意於夔州南江岸沙中，壘石爲八陣形勢，凡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溫伐蜀，路由魚腹，僚佐觀之，無能知者。溫視之曰：此常山蛇勢也。由是觀之，善用兵者，其勢必如常山之蛇也。常山之蛇，其疾固可取也。用兵者果能使之必如率然乎？果不能使之如率然乎？此孫子設問之意也。又從而應之曰：可也。何則？人唯心一，而後可使之知相救。且以吳越二國觀之，吳越變國也。吳之讎越，亦如越之讎吳。彼其心惟恐不食其肉而寢其皮也。及一旦與之同舟而濟，中流而遇風，倉卒之間，波濤四起，舟楫幾沒。吾於此時，可使之相救如左右手，無佗勢使然也。方其遇風之際，必死無生於其必死之中，而求一生焉，則其心之一，故能使之相救如是也。尚何仇讎之足云。觀此則率然之勢，必可

爲也。故縛馬而進，欲必於死，埋輪以戰，誓不求生，皆不足恃也。所恃者人心如何耳。既一人心，雖無馬無輪，猶可以勝。心而未一，雖方之埋之，何益哉？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人不能皆勇，而所以使之勇者，必有法。人不能皆剛，而所以使之剛者，必得其勢。夫以百萬之師，勇怯剛柔，必率於其中。苟無法以使之，則勇者進而怯者退，無勢以驅之，則剛者奮而勇者憚。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必欲使之齊勇若一，果何術以致此哉？爲其有政之道也。政法也。法既得，則鼓之而進，金之而止，麾左而左，麾右而右，率而用之，人人皆可以爲諸劇。然則欲三軍之各盡其力者，豈不在於得其法乎？李光弼之戰，周摯也。執大旗以令之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

及麾旗既三，諸軍果爭奮，茲非用之有法，故可以使之齊勇若一乎？又欲使之剛柔之性皆得，雖柔而不可用者，亦欲得而用之。果何術以使之然哉？爲其得地之理也。地勢也。勢既得，則甚去陷而不懼，不得已則鬪死而後生，亡而後存，投之無所往，人人皆可以爲軻育。然則欲三軍之無不强者，豈不在於得其勢乎？韓信之戰，陳餘也。背水而陣，示以必死，卒使水上之軍人殊死戰而不可敗。茲非得其勢，故可以使之剛柔皆得乎？或說齊勇若一者，謂整齊其勇猛，若使一人焉。剛柔皆得者，謂爲將者剛柔得所，此爲得地之理也。蓋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剛柔皆得者爲得地之理也。或又以剛柔爲地有剛柔，剛者險地也，柔者易地也。用衆務易，用少務溢，此爲得地之理也。以齊勇若一爲人和。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遇虎隘路，雖寇讎，可使相援，投戈散地，雖父子不能相保，何則？勢使然也。勢惟出於不得已，則無所往而必固，彼將於死之中而求生，於亡之中而求存，是雖百萬之師，什百之將，吾能使之合力，弁氣若相携手，而使一人，非勢有出於不得已乎？班超之在西域，軍士皆從司馬，正此意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

爲將之道，事莫大於清心，尤莫大於申令，心不清則所守不固，無以應事，令不申則法不素立，無以治衆，此將軍之事，所以在

於靜幽正治也。所謂靜者，必其恬淡無事，不爲物撓也。既靜矣，又何加焉？曰以幽。靜至於幽，則其爲至靜矣。若是者，非清心之謂乎？所謂正者，必其守一不變，無所私也。既正矣，又何加焉？曰以治。正而至於治者，則其正爲愈正矣。若是非申令之謂乎？然則能愚士卒之耳目，而使之無知，愚其目而使之無所見，愚其耳而使之無所聞，而知愚其耳目，則使之無所見而無所聞，是又用術以役人之心也。亞夫之堅卧不起，張遼之中陣而立，靜以幽也。鄧禹之師行有紀，程不識之部伍簿書，正以治也。至於王伯詭言冰合而濟軍，田單托神怪而用軍，是愚人之耳目，使之無知也。一說以靜幽正治皆爲定其心，良將先定在己之心，而後可役在人之心，亦一說也。必欲愚其耳目，則必易其事，革其謀，易其居，迂其途，而後可愚之也。苟爲事一定而不能易之。

謀一泥而不能革之。則人得而知之。安其居而不能易。由其途而不能迂。則人得而圖之。其何以愚之耶。故事本於此。必千變萬化以易之。謀本於此。必紛更變置以革之。如是而後。可以使人無識。而其心必爲我所愚也。所居雖安。必三徙五遷以易之。其途雖直。必竒徑別道以迂之。如是而後。可以使人不得慮之。而其心必爲我所愚也。虞詡之增竈降羌。韓信之背水斬陳餘。是易事革謀。變其機以愚之也。裴行儉之夜半徙營。鄧艾之由陰平入蜀。是易居迂途。變其勢以愚之也。彼其心旣爲吾所役。則帥與之期。帥與之深入之地。皆可得而用之。帥率然也。一說謂帥而用之。如帥師之帥同。然不若率然之說。率然而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也。又率然而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如驅群羊。往來不自知。惟牧者所隨也。夫然後

可以聚三軍之士。而投之於險。將軍之事盡在是矣。蓋用命者。士卒也。使之用命者。將也。致力者。士卒也。使之致力者。將也。是豈不足以爲將軍之事乎。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人情莫不欲安。然不能常安。必於至危之中而後安者。此人之常情也。九地若甚危也。能變而通之。可以反危而安。反害而利。是能於屈之中而得其伸之之利也。揆之人情。人之常然也。人之情。安則忘危。利則忘害。不有大危。不思其安。不有大害。不思其利。是則因九地之變。由屈以求伸。豈不謂人情之理乎。爲將者。必當審之。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

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趁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心，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此言用兵伐人之道也。去國既遠，入敵之地既深，則人心自專，不待吾令而自一。此班超在西域之時也。入敵人之地未深，則人心易散。此齊楚自戰其地之時也。自絕地以下，孫子又申九地而詳言之也。去吾之國越敵之境而為師者，絕地也。絕者前後不相續，進退不可之地，四通八達而無所碍，此衢地也。衢地如通都大途，人皆由之，入人之地既深者為重地，未深入者為輕地，所背者固，其前則隘，為圍地，無所往者為死地。此地形之不一也。地有異形，則因地制宜者必有異術。散地則吾一其志，使人無易散之心。故張昭釋之曰：一志固守而視利，或說龍且

曰：齊楚自居其地，戰事易散，不如深壁。輕地吾則使之屬，欲其人無相離之心。故曹公釋之曰：使相及屬。此趙奢去邯鄲三十里，卷甲而趨，厚集其陣以待，爭地吾將趁其後，則諸軍欲其畢集也。前言爭地無攻，而此言趁其後者，蓋敵已據爭地，雖不可攻，然亦必速進其後以爭之。庶幾得其利。故張昭曰：險阻之地，先得者利，須必爭之。雖後當疾走爭之。渭南必爭之地，諸葛亮出向渭水南原，而懿亦引軍而濟，背水為壘，交地吾將謹其守，所以謹其備也。故張昭曰：嚴兵善壘，自固求利，食其勸漢王，塞成臯之險，衢地固其心，所以結其援也。故張昭曰：交結旁國，諸侯使其心牢固。陳湯合烏孫諸國兵以伐郅支，重地繼其食，則糧掠以固守也。故張昭曰：敵利而我糧盡，我則掠其積聚，去病以持攻其心。宋武圯地進其途，則不可止於此也。張昭曰：宜速

行出圯地圍地塞其闕者將以致死戰也張昭曰我軍被圍敵
人闕一面以示生路以誘我卒我宜以兵塞其處令我士卒有
必死之志曹公亦曰以一其心死地示之以不活則欲使之因
死以求生也張昭曰旣在必死之地無計可爲但有戰而已而
曹公亦曰勵士心也王鎮惡入關謂士卒去家萬里惟宜死戰
可立大功

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

人情有所必然者非人能然也勢使然也人之情皆能違害就
利故當其危難之中有不待上之人使之而然者爲人所圍則
必禦不得已則必鬪過則必從非勢之使然乎故謂之則禦則
鬪則從者言必然也兵之情實在是矣後魏時天光度津等圍
神武神武將士死戰四面奪敵破之此圍則禦也張仁愿不置

壅門謂寇至當併力出拒敢望回城者斬此不得已則鬪也班

超西域死生皆從此過則從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
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伯王之兵也
此三軍說見軍爭其大意謂不知其意則應援有所不至彼此
有所不通故不能預與之交不知山林沮澤之形則地之害不
能避而地之利必不能趨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知水草
之所宜與軍令之所便故不能得地利餘並見前四五者此謂
九地之形也苟一有不知則不可以伯王天下故曰非伯王之
兵也蓋善用兵因地而決機必知其利地而後可以強其兵李
筌陰經曰兵因地而強地因兵而固則不知九地之形者何以
伯天下也哉

夫伯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分其兵力則敵之勢必弱離其與國則敵之勢必孤因其孤弱而擊之斯易勝矣大國之兵其衆爲可畏吾能分其兵力則彼國之人雖衆其勢不可得而聚敵人之國其交爲素合吾能離其與國則彼之所以相與者雖欲交而不可合階之平陳分兵以出而山東之兵其力常分非伐大國者使其衆不得聚則我專敵分彼必不得并力以禦我而我事得矣張魚屯長城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匈奴不得交通率破莫鞬非威加於敵而其交不可得而合則情離意乖彼必不得叶謀同力以制我而我勝矣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交者彼之與國也彼方以心腹相與吾於此必欲固爭之彼將叶而不異而合以禦我矣其爭也乃所以堅之也其當以不爭爭之可也陽利而陰間之外與而內離之使其交不可得而合則其情必睽其意必異雖曰不爭而可以必勝矣秦於六國今日合縱明日連衡秦曷嘗爭之不過聽其自爲矣夫惟聽其自爲彼將謀有所不叶意有所不從而自離矣權者彼之機謀也彼方運籌而爲謀吾於此方且躊躇而不恤彼將縱其所爲成其所欲而得以成其私也其養之也乃所以成彼之勢也其當以不養待之可也故多方以誤之用術以怠之使其權不可得而成則其事必壞其勢必孤是吾不養而可以勝矣秦於六國縱方合從而破之衡方成從而壞之又曷嘗一日而養成之哉亦將攻其心也夫惟攻其心彼將不克所欲不成所計而日受

其斃矣。如是則吾之所欲必成。所爲必得快一己之私而信之於敵。彼之聞者懼見者駭。威之所加。果爲如何。故彼有城無城也。我可得而授之。彼有國無國也。我可得而隳之。夫是之謂伯王之兵。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賞未嘗無法也。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是賞固有常也。然泥其常而不能以無法施之。則何以激勵三軍而使之用命。此無法之賞。所以在所施也。令未嘗無政。曰。旗鼓以一其耳目。刑罰以一其心志。是令固有政也。然不能權其宜而施之。何以役三軍而使之無知。此無政之令。所以在所懸也。蓋因功示報。則賞爲無常見。敵制宜。則令難預決。太宗賜金於行陣。光弼賜綃於陣。此施無法之賞也。韓信傳言破趙會食。光弼告之以降。

與俱來。此懸無政之令也。乃若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法外之賞。罰懸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所以曰無政。無法。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犯用也。善用衆者。常若不足用。不善用衆者。常若不可用。用之得其法。雖百萬之師。如使一人。不得其法。紛紜而無統。何以使之齊一。而惟我所用哉。昔吳子之告武侯。有曰。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是知所謂犯三軍。若使一人也。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之則惟我之從。知之則人自爲慮。若用之於此。吾必以此告之。用之於彼。吾必告以彼。則人將喧喧。噍噍。而不可一矣。必也用之於事。無告之以言。三軍之衆。惟知事。

之可以爲用之以利勿告以害三軍之衆惟知利之爲可趨是亦韓信之所以破趙光弼之所以禽日越也乃若班超謂官屬以求富貴吳漢厲諸將以禍難量是又不能無所害也然此特權一時之宜矣非用衆之常法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事有出於不得已者於其不得已之中而後可以大有爲矣何故人心安之於所安則其安易危必置之於至危之中而後求其所以安故亡而後生存死而後生存亡死生固相反也然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則蓋有以使之求生於亡求生於死故必投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而後生是以韓信作背水陣以斬陳餘亦舉此以論夫諸將夫衆陷於害者謂亡地死地所謂甚害也敗之道也吾能因亡而存因死而生是亦陷之於害而能使勝

其敗也故曰能爲勝敗勝敗者勝於已敗也亦韓信棄鼓而走水上軍是也或以爲人當無事之日其誰知有勝敗哉及於出征則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謂之爲勝敗者謂死亡之地雖有又勝者亦有敗者故曰能爲勝敗或又以能爲勝敗者謂能取勝敗敵已可得而勝彼可以敗

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有以誘敵必有以制敵此機也機巧也詳敵之意而并力以敵之此非巧者不能成事也順詳敵之意者謂敵欲攻吾則誘以攻敵欲守吾則誘以守敵欲利吾則誘以利順詳其意而以誘之然後并敵一向而往雖千里之遠可以殺將何則得其機也是所謂巧能成事也昔孫臏之斬龐涓也知三晉之兵勇悍以齊爲怯故因其勢而利守之減竈示弱卒以爲怯爲白書伏弩

以勝非巧能成事乎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用兵之道見則圖聞則議是謀不可泄也故政舉之日與師以
往夷塞其關梁無通內外往來破折其符無與之出入符信又
且不通其使凡此皆欲密其謀而不泄也長平之役秦陰使武
安君白起爲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是此意也

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
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
及拒

謀必有所定而後爲有備機必有所乘而後能勝敵訓厲之於
廊廟之上以誅治其事此定其謀而爲之備也及舉而用之必
視敵人之出入急而趨之是能擣虛投隙乘機而發也又且相

視敵之所愛者何事微與之期勿令人知之也因其迹以隨於
敵是能因敵變化也故可以決吾之戰事惟其因敵而決戰故
始焉微弱如室處之女無能爲也敵見其如此必開戶自若而
無所畏憚及終焉奮擊殆如脫兔之速敵雖欲拒之不可得也
其始如處女者示之以弱以誘之也終如脫兔者勝之以速而
取之也此正田單之在即墨也燕人欲齊之降也田單則使父
老乘城約降後乃因其懈怠出火牛而與之戰非因敵以決戰
乎故太史公贊之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
不無得於孫子也故傳曰始如狐狸敵故輕來終如兕虎敵故
輕走言雖不同其意則一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九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

火攻

人持一炬。陸遜所以克先主。光照數里。慕容所以退桓冲。火攻其可不用乎。是以田單作火牛。燕軍可以破。鍼尹執燧象。吳師可以敗。楊璇之破。桂陽也。以火馬。商浩之破。姚弋也。以火雞。此火攻之所由作。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周伯仁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而孫子乃有五火之利者。蓋兵以取勝為本。苟可以勝而為兵之利者。皆可用也。孰謂火攻之出於下策乎。火人者。以火焚其人也。焚其人。則彼不可得而用之也。班超焚其使者。是焚其人也。火積者。以其火焚積聚也。焚

其積聚則彼必無所仰食也。賀若弼之平江南，謂其地温有積聚，不若火其積聚，是焚其積也。火輜者，以火而焚其輜重也。焚其輜重，則彼無所恃也。曹公攻袁紹，焚其輜重是也。四曰火庫，以火焚其府庫也。焚其府庫，則彼無所資矣。高祖渡白馬津，或說焚項羽府庫是也。火隊者，以火焚其軍之隊伍，使無得相應援也。陸遜令人持一火炬以勝之是也。至於杜佑釋火隊，以為火墜，謂墜墮也。以火墜入軍營也。矢頭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也。然不如火隊之說為分明。故張昭釋曰：候敵軍行在蕞穢草地，可以發火而焚之。此火隊之說也。此孫子之火攻然也。至於張昭杜佑火攻之法，則又有所謂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是五者，亦五火之用。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

曹公釋曰：因姦人也。張昭襲其說，以為因佔候知其可用也。恐未必然。惟杜佑釋之曰：又因風燥而焚燒，不必為因人也。蓋縱火者必有所資，用火者必備其物，將以縱火，必敵人之軍壘、營舍、天時、風燥，然後可以舉之。此行火必有因也。將以用火，必先令士卒備其火具，然後可以為烟火也。此烟火必素具也。皇甫嵩之討張角也，謂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非行火之有因乎？乃若軍吏束炬乘城，此又烟火必素具也。至若高頴平陳之策，有曰：江南土簿，舍多竹茅，可密遺行人，因風縱火，是亦行火有因也。宋武帝伐盧循，令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是亦烟火必素具也。凡此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四火之性就燥也將以縱火者必審其燥濕之時火之勢以風也
將以用火者必觀其風起之日發火不知其時雨濕而火之必
不焚不足謂之知時不知其日則反風而火之必自焚不足謂
之知日時也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當其亢陽日
久草木乾燥此天燥之時也因時而發火則何所不焚東北之
分艮之位也有箕星焉在於析木之津此好風之星也西北之
分乾之位也有壁星焉在於營室之東壁以乾感巽亦好風之
星也東南之分巽之位有翼軫焉在於鶉尾之次巽爲風是好
風之星也故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而月之從星則有風雨
生焉故觀其所由之度而知其風之所從起凡此四宿乃風起
之日也故月由于翼軫吾知其爲巽之風必自東南而至也月
由于壁吾知其爲乾之風必自西北而至也月由于箕吾知其

爲艮之風必自東北而至也知其風之所起也因而火無不得
利矣是以因風縱火李逸之所以克敬業時風甚猛黃蓋之所
以破曹公苟爲不知風之所自則不爲侯景必爲王琳侯景風
勢不順自焚而退王琳逆風擲燧反焚其船是又安知風之所
起乎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
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

火攻之法雖有所宜而用火之際必有其機火攻固有機也苟
不隨宜而用之何取乎機哉是以五火之攻各有其變因其變
而後爲之應此之謂隨宜而用機五火之用彼必有變以待我
我因其變而應之庶可以因敵變化而取勝矣應之之術如何
發之於內則早應之於外蓋以火恐動敵人必以火應之乘其

驚恐而勝之也。然必謂之早應之者，謂應之不可以不速也。不速則失機矣。昔皇甫嵩之戰，波才也。嵩兵少，必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是知所以應之也。然火攻之法，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者也。若彼或有備，則吾亦可未以率進。故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必其有備也。張昭釋此曰：敵靜有備，不可應也。若欲攻之，則必極盡其火力，觀其勢之如何，見其機有可乘，則投之，不可投則止而不從。是以張昭釋此曰：伺敵救火時，有可乘，卽乘之，無可乘則止。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用火之法，苟可發之於外，何必守之於內，而不用之乎？此所以在乎以時發之也。前言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是又發火者

發之於內也。今又言火可發於外，何邪？前之所言，自敵而言也。此之所言，自我而言之也。自我而言，則內者深而莫測，外者顯而易見也。機深而莫測，故以內言，火顯而易見，故以外言，謂其火可發於外，何必守之於內中，而撫機不發哉？要在乎以時發之。斯無失機之害，黃蓋得之，故能同時發火。皇甫嵩得之，故能因夜縱火。乃若高歡不從斛律舉之言，是又不能無失時也。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用火之法，必欲乘便而擊之，苟不得其便，而逆攻之，必爲所敗。夫火以風用，上風有火，則下風無火矣。風從東，其火必西，是西爲上風，東爲下風也。人之避火，必於下風，以免俱焚之災。吾苟攻下風，則彼之避死求生之人，將致死戰於我矣。故無攻，或曰：火發於順風，則其勢炎上，而不可遏，攻於逆風，則其勢雖焚而

不可久

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火之用也以風風之來也有數一久一止此風之數然也晝陽也晝風則火氣相動夜風卒欲縱火當知風之短長此杜佑之說然也蓋謂晝時爲風其勢必久夜時爲風其勢必止或以爲晝風既久則夜風必止此消息盈虛之數也古之人有會天大風因風縱火者知其數也是以凡軍必知五火之變而以數守之蓋五火之用必有機知其機之所在則火有可用之時吾守此數而用之敵若用火以攻我我亦守此數而防之數者箕壁翼軫星所行之度數也筭其數可以知其風起之日即可行火如此則不失其機矣劉毅討桓玄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烟塵漲天桓謙諸軍一時皆敗走周瑜拒曹公時風甚猛烟焰漲天

或曰陽生於子終於巳陰生於午而終於亥晝者陰始生也陰始生則風久乃止夜陽始生也陽始生則風止而不久又宜計數以守欲其通變而用之或說以人數而守之恐其敵以強而擊之也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夫物各有用因其用以致利者人之所同物各有性因其性以成其功者軍之妙筭水火之用人之所同用以成其利也至於兵之所資以取勝者必得其性而後可以用矣火性本烈烈則焚若其始之不明則不烈矣水性本激激則深若其本之不強則不激矣惟其明者而後能焚惟其強者而後能深則水火之用非明與強則不可也明對微而言之強對弱而言之用火以攻人苟不能明則微矣火之勢微人得而撲滅之何足以攻人以

火佐攻者所以貴其明。此周瑜赤壁之役，烟焰漲天是也。用水以佐攻，苟不能強則弱矣。水之勢弱，人得而決注之，何足以攻人。以水佐攻者，所以欲其強也。此韓信泜水之役，水大至者強也。水火皆可以佐攻，然不如火之利為大。水但可以絕人之軍，而不可以奪人之軍糧食積聚也。是以張昭釋曰：水能隔絕，不如火之燒人積聚，爭奪之利速也。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釋此謂或曰：賞不以時，謂費留也。其意謂戰既勝，攻既取，而不修其功者凶也。命之曰費留，言其徒費財而又遲留焉。而張昭亦曰：修其奇以奪敵，而不賞者，逆賞典也。如此則留士心而不能致伯也。或以為說戰可以勝，攻可以取，而不修治其攻戰之功者凶。命曰費留，費留者謂費財而逗留。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危不戰。

此言用兵之道不可輕也。惟主之明者，然後能慮之。將之良者，然後能修之。慮也者，謀之於未然。修者，譽之而不廢。其慮之者，高之以廊廟之論，出之以帷幄之奇，而計之於其始。其修之也，行君之令，奉君之罰，而成之於終。故有湯武必有伊呂，有高祖必有韓彭，有光武必有寇鄧，有太宗必有英衛。君舉之將行之，二者不可偏失也。故非有利天下之人，則不動。非有以得天下之心，則不用。非甚危患，則不戰。蓋言兵之不可輕用也。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謹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杜佑曰：人主興軍以道，不可以已之私忿。將舉兵以策，不可以

愠而合戰蓋兵者大事也其舉之也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其用之也將不可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夫怒形於色怒已而後喜愠形於心愠去而後悅苟怒而興師適所以亡國烏得而再存愠而致戰適所以死死烏得而再生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此以怒興師也高祖使人辱答答果出戰此以愠而致戰也乃若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怒也齊之戰士怒自十倍而復齊城此愠也主何爲而不怒將何爲而不愠文武之怒公乎天下之怒而齊之怒同乎將軍之愠也故可以勝夫用兵若是其難故明主則謹之良將則警戒之言不可輕用也知兵之不可以輕用故國可得而安軍可得而全所以謂之安國全軍之道也杜佑通典舉此則曰此安危之道也謂安危之道者以其有危也若是則可以不謹之警之哉况人之怒於朝

也夕或至於喜旦之於愠也暮或還於悅喜愠之無常也如此爲君將者安可以率然之怒而舉大事乎

田單縱反間於燕而燕果敗秦使間言於趙而趙果降間之
 有益用也如此此孫子所以有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
 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人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
 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興十萬之師為至眾出千里之征為至遠以至眾之師從至遠
 之役其調度其供億所費不貲上而公家之所奉下而百姓之
 所費一日而用千金焉故執干戈之役則騷動於外飛芻輓粟
 則騷動於內道路之間不能無怠焉故不得操農事者七十萬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一

田單縱反間於燕而燕果敗秦使間言於趙而趙果降間之
 有益用也如此此孫子所以有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
 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人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
 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興十萬之師為至眾出千里之征為至遠以至眾之師從至遠
 之役其調度其供億所費不貲上而公家之所奉下而百姓之
 所費一日而用千金焉故執干戈之役則騷動於外飛芻輓粟
 則騷動於內道路之間不能無怠焉故不得操農事者七十萬

家古者九夫爲井中爲公田八家私其八一家從軍七家奉之
供其屨履衣糧故以十萬之師舉則七十萬家不得操事其爲
利害可勝言哉兵之一日之費如此其大必欲求爲必勝之道
今爲將者且愛爵祿百金而不以求敵人之情何以取勝哉且
儻來之物其易得敵人之情尤難知以儻來之物得難知之情
吾何悒而不與之乎况數年之守爲至久一日勝負爲甚重吾
不能用人以間伺敵人之情是乃不仁之至也非可以將乎人
也非可以佐乎主也又非可以主乎勝也是以太白陰經曰君
擇日登壇拜大將軍繕甲兵具卒乘出則破人之國敗人之軍
殺人之將虜人之俘贏糧萬里行於敵人之地不知敵人之情
非主之過也將之罪也若是則間其可不用乎陳平告漢王願
捐數萬斤金行反間以間楚之君臣以疑其心而漢王乃以黃

金四萬斤與平恣其所爲不問其出入而卒以破楚者得此術
也孟子曰爲富不仁法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
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太白陰經曰敵情不可求於星象不可求於鬼神不可求於卜
筮可求之於人知此則知古之明君賢將之所以制勝者未有
不本於得人以知敵人之情也蓋不知敵人之情則大功無自
而立不有可用之人則敵情無自而知苟其情之不可得則取
勝之道未易以決必也因其人之可以知敵之情者從而用之
則彼之利害之方去就之宜吾皆有以先知之此明君賢將所
以貴乎先知也夫先知之道將求之於鬼神耶而鬼神之道無
影無形依人而行溺於虛無不可以必信也將求之於事類耶

而事類之際涉於已然不可以往而察來難以取信也或以事
爲士則以爲賢士儒者冠負冠而履方屨三才之道無不知今
吾先知足以燭物何象於士然不若事類之說將求之於制度
耶而制度之間麗於形迹亦不可以取信也然則如之何不過
求之於人耳是人也吾能用之可以知敵之利害可以知敵之
動靜可以知敵之表裡可以知敵之虛寔凡敵之情狀旣無一
而不知則鬼神事類又何取焉此李靖所以曰夫戰之取勝豈
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成事也蓋先知者知微知彰知存知亡
物未來而明事知微而斷用之於未奔沉之前作之於忽眇綿
之際所以然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
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被堅執銳陷陣先登此敢戰之人也龍韜豹略素蘊機鈴此善
謀之人也水舟陸車木牛流馬此供億之人也考精祿之祥占
風角之數此卜筮之人也敢戰者吾資其勇善謀者吾資其智
供億者吾資其勞卜筮者吾取其數至於探敵人心腹之謀索
敵人表裏之事寧無資於間乎然間之爲間不一而止有因間
有內間有反間有生間有死間五者俱起而用之人不可得而
知其道之所在是謂神妙之本紀紀亦法也人君於此五者必
當寶而貴之善於爲間者其機旣不可得而測妙於用機者人
君亦不可以不貴五間之用至於莫知其道而極其神此妙於
用機而不可測者也人君之寶非貴之乎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
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

間者反報也

因間者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寔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此杜佑之說也張昭亦曰敵國之人用之謂以恩禮厚撫待俾爲我用也如唐得男生以伐高麗韋孝寬以金貨啗齊人而知其動靜是也內間者因在敵其官失其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此杜佑之說也而張昭亦曰敵國之官或怨罪廢或嬖妾失愛或有人不任用或翻覆奸利者皆可密陷通情俾以敵之陰事告我也此如晉用苗賁皇楚用伯州犁也反間謂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也此杜佑之說也而張昭亦曰敵使間我知之佯以僞事泄於外令敵間得之以誤敵故云反間如趙奢待秦間陳平用楚間是也死間謂作詐誑之事於外漏泄之使吾間知之

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諭敵敵從而信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此杜佑之說也如酈食其之在齊唐儉之在突厥也而昭之言則曰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以傳於敵間者聞而傳於敵釋之曰造我國陰事令泄於間我間又泄之於敵間則我僞事聞於敵事終無實而敵間誅也生間者謂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爲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此杜佑之說也而昭亦曰內明外朴之人深心難見敵國我國皆可往來間事如晉伐原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此生間也李筌陰經有所謂行人之篇陰經之行人卽孫子之間者也陰經曰行人之用有三一曰敵國之人來觀釁於我賂之使倒其事二曰因敵之亡官者得罪來奔於我高其爵重其祿察其辭復其事實而任之虛而

誅之以爲鄉導。三曰：吾使行人觀敵國之君，左右執事，孰賢孰愚，中外近臣，孰貪孰廉，舍人謁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隨之，可就吾事，以陰經之。三行人，較之孫子之五間，其多數雖殊，而其所知敵之情，則一已矣。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用兵之法，有緩急，有輕重，有隱顯，急者不可待以緩，重者不可待以輕，隱者不可待以顯，間之爲用，其急矣乎？其重矣乎？其隱矣乎？且供億之職，卜筮之司，籌筭之任，若可親也，而間爲莫親焉。先登陷陣，則有賞，攻城降邑，則有賞，搴旗斬將，則有賞，皆在所厚也，而間爲莫厚焉。道在於不可見，事在於不可聞，勝在於不可知，皆欲其密也，而間爲莫密焉。惟間爲莫親，此人君所以寶之也，間爲莫厚，此所以不愛爵祿百金也，間爲至密，此所以

未發而先聞者有死也。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不備其道，則不足以任間之人，不密其機，則不足以知間之情。夫間最難知用也，將以用之，必其聖智之過人，將以使之，必其仁義之素洽，然而人心難測，苟非微妙之神，亦何以得其實哉？聖智則可以知人，故能用間，仁義則可以感人，故能使間，微妙則可以窮理，故能得間之實。用者謀之於始而未發之於彼之時也，使者已發之於此而行之於彼之時也。漢高祖可謂得任間之道矣，可謂有知間之機矣。知秦將之可啗，知楚王之可間，此用之以聖智也。予陳平以千金，用食其以下齊，此使之以仁義也。向使高祖無深沉之度，又安知其情實之必如是乎？三者

一而非是則間亦不可得而行也。間之用也如此微而又微人不可得而測也。無所不用之矣。在陰經之行人有曰若擊隼之入重林無其蹤。若游魚之入深潭無其迹。離婁俛首不見其形。師曠傾耳不聆其音。微乎與纖塵俱飛。豈勇力輕命之將而見行人之事哉。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事莫密於間。間欲其密則非特彼之人不可使之知。雖吾之士卒亦不可得而知之。不特吾之士卒不可得而知。雖吾之編禪亦不可使之知。一有不密則事發矣。事發而人知之。吾之所圖者去矣。此在軍法何以處之。待之以死耳。故間事未發而先聞者必吾間傳之耳。故間與所知之人皆死。李筌於行人篇曰。三軍之密者莫密於行人。行人之謀未發有漏者告者死。謀發之

日。削其藁。焚其草。鉗其口。木其舌。無使內謀之泄。李筌之言。不無得於孫子。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事之所在。特欲爲之。必審知之而爲之。則所爲無不成。不知而爲之。則所爲爲妄舉。况兵家之事。千變萬態。而間之所用。將以出入乎兩軍之間。一有所不知。則失事矣。又何以爲間乎。故凡有所欲擊之軍。必有所欲攻之城。有所欲殺之人。自守將而下。至於門者。無不欲知其姓名焉。守將者一軍所守之將也。左右編禪之將也。謁者引道官也。門者守門之人。舍人守舍之人。其姓名必令吾間知之。既知之矣。一有所用。則因之可以成其事。杜佑曰。必先知之。爲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

敵之情在張昭兵法於軍中擇士法有所謂有得敵人門廬請
謁之情者可使爲間知此則知守將謁者門人舍人之姓名不
可不令吾間知之也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
登子反之床反與之語華元之所以得入楚師者以先有所知
也杜氏從而釋之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
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
通

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
事可使告敵因是必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張昭曰凡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我惟須深密不泄事機

是故敵有間我者我必索知其來而彼反爲我所用矣蓋常人
之情足其所欲者則惟吾之所欲用役其所慮則不知吾之所
以用敵間之來間我者可反而用之以反間也吾將使之爲吾
所用而間於彼必有術焉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可得而用也
欲因而利之故不愛爵祿百金使足其所欲也導而舍之使觀
吾之營壘動靜以役其所慮也開導以事而釋之使歸如趙奢
善遣秦間因而利之也楚以羸師示少師導而舍之也夫如是
故反間可使爲我所用也又因是反間而知敵人之情故鄉間
內間可得而使也死間可使爲誑事以告敵生間可使反報如
期遲速有信也五間之用爲主將者必當知之其所以知之必
在反間也故反間不可不厚之也杜佑曰反間五間之本事之
要者故當厚待之此反間所以不可不厚也經言不可不厚者

如曰反間如民之生如武車之士武騎之士皆所可厚也在人
有不可輕之實在君有不敢輕之道故也
昔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
說者說此謂孫子之意非以伊呂爲商周之間臣其意曰治生
君子亂生小人商之方興伊摯猶在夏初非商之故臣也夏不
能用而商用之此商之所以興周之興也呂牙猶在商初非周
之故臣也商不能用而周用之此周所以興湯武仁義之舉伊
呂王者之佐使其資間以成功則後世何稱焉然以孫子之意
求之既以是而言之用間則其爲間也必矣夫世之所謂間者
固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臣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間其能
者間其助者間其隣好者莫非間也而去古人用間之本意未
盡也夫間者本以知敵人之情孫子前言先知者不可取於鬼

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古人用
間惟欲知敵之情則伊呂之在夏商其亦知敵之情深矣既得
其情與用間何異大抵商之興也伊尹爲夏之庖厨周之興也
呂牙爲周之漁父秦之爲帝也李斯爲山東之獵夫漢之王也
韓信爲楚之士卒魏之伯也荀彧爲袁紹之棄臣晉之禪也賈
充仕魏魏之起也崔浩蒙晉收而用之故能佐六七君而帝天
下卽是以觀則伊摯之在夏呂牙之在商雖非用間之人而知
敵之情深而得用間之實孫子安得不言之用間孫子之言厥
有旨也伊摯伊尹也呂牙呂望也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
動也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遂以間爲

下策然孫子之十三篇終之以用間者非輕之也蓋重之也若
以爲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
用乎以亞父鍾離昧之在楚果不忠乎不信乎及漢間一行而
不能自保何間之不足用用間而不能成功者非間之罪也不
得其人也蓋有過人之能者然後能爲過人之事有過人之事
者然後能成過人之功上智者過人之能也間者過人之事也
必成大功過人之功也是功也又豈攻城略地擐旗斬將之比
哉其大也不可勝言也上智之間必伊呂而後可也立商造周
其功爲如何耶兵之至要其在於間故三軍所賴以動用者非
間不可也何者間可以知敵之虛實可以知敵之動靜可以知
敵之表裏夫然後吾有所用可以足其所欲矣此三軍之衆所
以賴是而動也昔李愬得李祐而擒元濟光弼得高暉而破思

明茲非恃此而後可動乎

